



无花之树

秦松



无花之树

● 秦 松

 友谊出版公司

九八四·北京

秦 松 的 诗

艾 青

秦松是侨居在美国的中国诗人。他象一个失落在遥远的异邦的流浪儿，不断地发出凄清的歌声，歌唱他的出生之地。有人称他是“流亡诗人”。

一九四八年，他随父亲到台湾读书，后又进了台北师大学美术，活跃在台湾的画坛和诗坛上。一九六八年到美国，在那里渡过了十五个年头。他依然念念不忘出生之地。倔强地歌颂故国。

一九七八年，他写了长诗《我的行程和走过的路》详细地记述了自己的经历与思考：

树有树的枝叶和根本
在太阳下 他才能生长
我有我的来源和行程
在太阳下 我才能前进！

你问我从哪里来？
今天我不再说
我从那来的地方来
到去的地方去的梦话
今天 我要老老实实的
告诉你 也告诉所有的人

.....

于是，他不厌其烦叙述自己的经历，采取变幻的手法，最后归结到：

.....

在我们广大的受难的乡土上
很早就走出了两条路
一条通向太阳的航线
在大地上展开 从苦难中站起来
一条漂流到海上的绝路
没有路的路 不通到任何地方
在孤岛上摇摆一直到今天

但是秦松在孤岛上生活了将近二十年。

秦松在《自画像三帧》的第二首诗里，把自己比做是“一匹文明的野兽”。这一比喻，是何等的新鲜而又大胆。

他也写土地，在《土》这首诗里，说他遇见一位姑娘，以水的声韵说他“你很土”。于是他就不能沉默了：

.....

我无所选择
土是我的本源
土是我的选择

.....

我是一片流动的土
一块顽石 一团火
海在我的体内旋转着

.....

我还是土 很土很土的土
土 清醒在温柔的抗议中

他强烈地爱他的土地，这种爱是很固执的。在他所写的《雪亮的眼睛》里，也表现出他对土地的感情。

他一连运用了许多比喻：

.....

灯是寒夜的眼睛
星星是天空的眼睛
火是冰雪的眼睛
花是果树的眼睛
鱼族是水乡的眼睛
航船是海洋的眼睛
我是土地的眼睛

.....

“我爱我们的土地，我写它不可割裂”。这种感情，只能归结到对故土的感情。

秦松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十日写的《中国风貌》，对周恩来寄予了无限追怀：

你作完了你应作的工作
你走完了你要走的路
什么也不带的去了
你留给我们所要的一切

过了三年，他又写了《一月八日祭》，“……向着在今天别离我们而去的 一位最亲近人民的人 流着庄严的泪 献上雪白的花……。”一位远离祖国的诗人，如此深沉地表白着自己的内心。

在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每年九月都举行“中国周末”。使旅居美国的华侨作家和诗人，大陆、台湾去的作家和诗人得以聚会。届时，秦松必定从纽约赶来参加，他也一定要写诗。有感就迅速的抒发。在《九月在爱荷华》里，他写：

.....

有路通往视线以外的遥远
需要你走过去才能看见尽头

.....

挂在天空的白云 洁白的象是
刚从洗衣机新洗过的 迎着
太阳来晒干 风来吹平
于是她从她层层叠叠的虚幻里
走出她实实在在的行程
走出她漂泊已久的古老的形象

.....

人们也要以新洗过的眼睛去看九月的爱荷华是美丽的。秦松如此亲切地赞颂她,即使一年一度只有三、五天的逗留,他也要为爱荷华讴歌。

秦松的心从来都是不平静的。他的心灵的门户随时都敞开着。他勤奋写作,作品题材非常广泛。他为一个印白混血女郎写了《一双不安的眼睛》;他为记叙印地安的历史,写了《红色的古堡》;他为《二十二个黑孩子被杀了》发出了控诉,要“让闻天下告白世界为什么无辜的被杀害?”

秦松爽朗热情。他的心胸激荡着对于祖国的深厚感情。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他在纽约写的《春雪抒怀》强烈地流露着盼望祖国统一的愿望:

.....

天山的雪莲开上玉山顶
天池的湖心荡起碧潭的浪
兰屿的木兰舟泛游西湖上
三潭映月映进日月潭

岱宗的日出照红了阿里山的云海
草原上的风吹绿了浊水溪
秦岭山脉的松柏
拉着热带森林的手臂
唱出共同的声音 一样的歌
来拥抱我们共同的蓝天
叙叙我们大地的离情
话家常乘着春雪后之朗晴

“唱出共同的声音”，这是秦松发自内心的呼声。
他在一九八一年于香港出版的一本诗集，就取名《唱
一支共同的歌》。其中有一首诗：

.....
我们都是来自一个共同的源头
我们为什么不能唱一支共同的歌
.....
我们更要伸出创作和劳动的双手
打开关闭的水闸 如突破禁闭的铁窗
迎接源头的水流 如迎接太阳
在阳光下“拥抱健康的大地”

这是秦松的愿望，也是海峡两岸人民的愿望，而
这一愿望，总有一天会得到实现。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日

目 录

秦松的诗 艾 青

春天的鼓钹 (1)

房屋和道路 (3)

春天的行动 (5)

一双不安的眼睛 (8)

打开的窗子 (10)

红色的古堡 (12)

黑发的舞者 (13)

机器人的体操 (14)

拉刮地亚航空站 (16)

在阳台上的夜 (17)

五月花公寓 (19)

九月在爱荷华 (21)

爱荷华市 (23)

给你的唯一消息 (25)

一个无题的下午 (26)

密西西比河上 (28)

我的行程和走过的路 (30)

岛与大地 (37)

新歌行	(39)
风和树之歌	(41)
香港	(43)
汹涌的河	(45)
“!” 和 “?”	(47)
蒙涂小记	(49)
歌和路	(52)
秦松先生的烟灰缸	(56)
黑色的喝了又喝的咖啡	(58)
秋天的图腾	(60)
两种月色	(61)
舞之三部曲	(64)
春雪抒怀	(67)
一月八日祭	(69)
雨声与潮音	(71)
自画像三帧	(73)
大河两岸	(76)
从朝鲜来的高丽妇	(78)
水上的星夜	(80)
树和飞鸟	(82)
冰点下的体温	(84)
秋天去后	(85)
艾青还是艾青	(87)
一九八〇年的可能	(90)
三月的故事 之一	(91)

三月的故事 之二	(93)
花瓶与木偶的对话	(95)
石雕的断想	(98)
火奴鲁鲁	(99)
流动的夜	(101)
土	(103)
雪亮的眼睛	(105)
二十二个黑孩子被杀了	(108)
仍在流浪的莺	(110)
春天的遥望	(112)
断电之后	(117)
无花之树	(118)
长安街	(121)
纪念碑	(122)
登长城	(123)
圆明园	(124)
成昆铁路	(125)
过长江三峡	(126)
诗人秦松	汤晏

春天的鼓钹

一

太阳敲响他的铜锣从窗外奔来
沉默的心都飞跃成张开的弓弦
破窗而出 集合在春天的广场
唱一支歌入云霄的歌
出发在人群的行列中

二

行进的人群 在沸腾的广场上
汇流成阳光的海
海上陆上与空中的歌声
是人群推动成历史的奔流
从不同的起点到共同的方向

三

地球的运行 在夜与白昼之中
摇晃 背向太阳的一面是夜
夜中 亮着许多不眠之眼
如星芒 在黑暗中之清醒
如锋锐的剑 在出鞘之前

四

春天来了 从花蕾和草叶尖上

我们看到她的容光焕发
人类的春天 在人类的心中
我们从人类奋发的行动中
才能听到她永恒的歌唱

五

今天 不是“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的等候
今天的歌是今天的行动
行动在人群的行列中
冰雪的冬天沸滚成春天的暖流

六

八十年代 二十世纪的冬天
地球颤抖在不安的能源荒中
我们听到东半球上热烈的呼声
容光照人 创造二十一世纪的
人类的春天 历史的行程

一九七七年二月一日

房屋和道路

从基石通往尖端的开始
顶瓦以支柱和墙面
砖块和水泥以及钢铁的筋骨
建筑成房屋 一间或多间的
平屋与楼房 工厂与矿场
如人体的结构
集结在都市的腹中成食道
散居在乡村的胸脯上成源头

源头上是太阳
食道中有风雨
通过时间的流域
在不同的空间上
有不同的脚步 奔走与飞跃
永不停息 如劳动人民的
永不停息的工作和建筑的双手
掌握抽象的时间 成
立体的空间

泥化成砖瓦
火铸成钢铁
平山成田地
荒野成绿洲

山上 陆上 海上
在不同的时间里
走出不同的道路
有人间的烟火通向荒野
有竖起的烟囱呼吸在路的两旁
有耸立的多样建筑延伸在
路的两旁

人民以手建筑 以脚开路
以人体的结构 结构世界
人的平常行程是平实的真理
工作过 才能休息
劳动过 才有歌唱
生活过 才有生长
才有生命的旋律
不停的跃动 奔向
不停的时间的流域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在纽约

春天的行动

听气象报告 三月春临
电话铃响 友人的问讯
雨停了没有？没有
雨在屋外歌唱 在大地上奔忙
我问他此刻何时？
他说春天 尚未入夜
尚未入夜 他说灯已亮起
我说灯是未眠的众眼
张开雨的翅膀 迎向屋外
雨的歌唱 雨的奔忙
奔忙的雨的行脚
是春天的行动

春霖的三月
风起 雷动的三月
醒来的春天 在冬眠的纽约
在僵直的楼房与楼房的冷漠中
在没有树木的街道与街道的叫嚣中
在小公园枯秃的树枝的探首中
在无声的雷杆木的呆望中
在行人的匆忙 酒鬼的摇摆中
在争吵的拥挤中
在看不见的麻木中

春天的声音 春天的呼唤
以及春天的“击打”
三月的雨的行脚
更速 更重的奔来
追赶过灰色的冬天的尾巴
灰色的飘忽的云层
游离的人心和犹疑的人群
以及苍白的浮肿的身体
脱去你的棉大衣和毛大衣吧！
让雨来淋一淋 洗一洗
象赤膊的大地 在雨中
换上新绿的油亮的新装
交给阳光染红他春霖后的丰润

雨的行列 在三月
春天的队伍 春天的行动
以她的歌声 令人心动的
雷响鼓点的步伐奔来
扫过萎缩的纽约的心脏
扫过贫血的病了的肠胃
扫过烂醉的呕吐的街道
扫过淤塞的失去呼吸的鼻腔
扫过传染病菌的夜的排泄
夜的饥渴 不安的肉体
夜的惶恐 不安的灵魂
(如果有她的灵魂)
如通过坦荡的大地的胸脯
胸脯上的蕴育和生长

胸腔内的呼吸和运动
贯注域外奔来的百川的流动
来测一测这里的人体
有没有筋骨？血脉有无流动？
木木的人心有无悸动？

三月 雨的行列 春天的队伍
清理好自己的和人群的行装
行动在春天的道路上
行动在呼啸的空中
行动在翻滚的大地
她的歌声和她的奔忙
如闪亮的箭在张开的弓弦上
如锋芒的剑在出鞘的行动上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七日 在纽约